

人踪书影文丛

第二辑



李辉 主编
黄宗江 著

洋嫂子 & 洋妹子 etc

黄宗江著

 湖北人民出版社
HUBEI PEOPLE'S PRESS

李 辉 主编

黄宗江 著

人踪书影文丛|第二辑

洋嫂子&洋妹子etc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HUBEI PEOPLES PRESS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洋嫂子 & 洋妹子 etc/黄宗江著. —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5. 1
(人踪书影文丛. 第二辑/李辉主编)

ISBN 7—216—04136—4

I. 洋…

II. 黄…

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9607 号

人踪书影文丛·第二辑

洋嫂子 & 洋妹子 etc

黄宗江 著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6.25

字数:146 千字

插页:2
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 000

定价:23.00 元

书号:ISBN 7—216—04136—4/I·360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白序

古

古

有云：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海外有海。我辈早已超越“山海经”、“下西洋”、“西学为用”……的时节。今之有识者曰：“世界是多彩的，多样的，多元的……”既生此世，乃有洋友洋亲，也必有洋敌。我们自幼受多种教育，对“世界大同”、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乃至“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”均亟神往。于是被认作理想主义者，其实也就是最现实的务实主义者。知音以为然否？在这里集涉洋散篇残照博君一晒耳。

2004 年 10 月

MULU

自序

- 1 洋嫂子戴乃迭
- 7 苏格兰姑奶奶白霞
- 17 湖畔凤子
附:《金婚别》
- 28 “我也里通外国”的马海德
——从尼亚加拉瀑布到万里长城
- 33 东方流水流经绮色佳
——寄怀谢迪克老师
- 41 中国“映画祭”在日本
- 55 访美剧话
- 75 “陌生的朋友”相会在柏林
- 82 狄娜·高
——醇芳在巴黎
- 93 “全世界是一座舞台”
——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漫语
- 99 美国来的《凤还巢》
- 103 俄罗斯来的“梅兰芳”
- 107 奥尼尔节有感
- 114 追星好莱坞

目录

Yangmeizideng 洋妹子 &
Yangmeizideng 洋妹子 etc

MULU

120 海外说戏

125 域外说吃

131 南方啊南方

——三十年前后访越

140 南方家书

173 南方寄诗

184 “《我肯塔基老家》”的姑娘

洋嫂子戴乃迭



“文革”后期与戴乃迭在她家

人世间，有人像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像不知哪家上帝谪贬下凡的仙姑，或依佛家语称天女，下地又上天，最终不知到哪个世界去了，又好像仍活着，永活在这人世间，俗称仙逝。英国的中国人，中国的英国人，戴乃迭 Gladys Taylor，是我的，许多人的仙姐也。

乃迭身后，追思文章多又多，多来自知心知己。我不敢冒称相知，但也想有所追慕，只因难忘难忘。我识乃迭也迟，迟至“文革”后期。是她的老领导，外文局一老干部，用胶东口音对我说：“你可以找他们两口子玩！”我就去找他们玩了，喝了，说了。我先识其夫杨君宪益，也不算早，惟先于乃迭。是开国之际同列南京市人民代表，与宗教界同席，可称民主人士吧。会中会外未深谈，多颂语，语出衷心。我早知道此公，还不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同在重庆。他是教授，我是艺人，不搭界。我慕其名

且早在抗战前夕，朱光潜办一短命的“文学杂志”似只一期，商务出版，内载牛津来鸿，钱钟书的与杨宪益的，杨的那篇似题为《论友谊》，老生常谈却出新，西风中也飘东雨，晚生我敬服，铭记，却也记不清了。日前电询宪益，他已忘到不是牛津小溪，而是爪哇大洋去了。

且说“文革”后期，我们又一见如故，未见如故，无话不谈，绝无“莫谈国事”之



丁聪绘乃迭漫像

忌，却酒后绝未失言，盖酒前早已失尽了。时知乃迭陷“文革”囹圄三载，方出世不久，却丝毫不见牢骚满腹，且字字净净，几如“无产阶级革命派”，又毫无肃杀之气，一脉温情如水，有如英吉利闺阁诗人伊丽莎白·勃朗宁，或瑾·奥斯汀。

一夕，她以语法极准确，口音相当蓝青的北京话问我：“宗江，你吃过什么苦？”

我还未及思索，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：“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。”她又极严肃而又极温情地一语以蔽之曰：“我们



乃迭会晤众友于东坡餐厅



乃迭夫妇与作者夫妇并郁风(中)

缺乏阶级仇恨!"

我不禁瞠目难言。乍一想:这是吃错了什么药?再一想:这可是口吐真言!那时期,那时代有一种说法:我辈知识分子,多由于受剥削、受压迫不够,缺乏阶级仇恨,乃阶级觉悟不高,阶级立场不稳。乃迭此语也是历经磨难才得悟的,她在追求的是阶级斗争的真经。我这位洋嫂子使我联想起另一位洋姐夫沙博理,历尽“左”道劫数,每逢白色或赤色恐怖之际,沙翁只一语以释之曰:“这不是真共产党!”这二位洋人可真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,比共产党还共产党!可说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

相结合的典范，能不令人敬服？

又一日，在杨家共饭共饮，他们的一位朋友，同事，一洋籍华人，据说是孙中山时代外交大员的公子，进来就坐就吃就喝，自是满口英格利市。话间偶涉台湾，这位嘞出了一个字“Fomosa”，时西方习称台湾为Fomosa，据说原是荷兰海盗语，初见台岛时的惊叹：“美丽的岛！”荷兰侵略者东印度公司沿用，又为西方通用，原非贬意或辱称，但既见诸美帝的白皮书，也就为我红色中国所不耻。洋人或洋籍华人口头出之，亦未见有恶意，但对乃迭却是一触即发。只见她杏眼圆睁，喝斥约翰或彼德：“You're come back so many years, how could you be still so reactionary!(你回国已多年，怎么还能如此反动!)”洋籍华公子顿时面红耳赤，



乃迭与众友，左至右：黄苗子、沈峻、杨宪益、戴乃迭、阮若珊、黄宗江、丁聪、郁风、韩美林

终席难再做一语，闷头一饮再饮苏格兰老牌威士忌。

乃迭既已被“落实政策”，那时候常是一落而再落的，乃极力争取“与中国同志同学习”，以兹共同进步，共同革命。又多日后，我问乃迭：“学习得怎么样？”乃迭又杏眼圆睁：“他们不说真话！”奈何，奈何！

乃迭做人，做革命者的第一真谛，曰：“说真话！”奈何，奈何！在我与她，与她夫妇彼此说了不少真话。真话不可不说，也不可不必多说了。宪益和我都难免有些老庄传统，有些散淡旧习。说真话说得的最真最美的惟我戴大小姐！难一一列举，惟举以上一端或可见一般。俱往矣！朝华夕拾，摘拾乃迭遗落的花瓣话瓣，再捧献给仙姐以祭。乃迭散落的花瓣或有如佛经所载梅兰芳所舞的“天女散花”。试一览她夫妇的中籍洋译，从诗经、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梁祝、阿诗玛、牡丹亭、红楼梦、西游记、三国演义、儒林外史……（金圣叹所称诸才子书除《水浒》为洋姐夫沙博理译了，几乎“归里包堆”都归了这两口子。）还有多少近、现代——鲁迅、赵树理、艾青、北岛、萧军、王蒙、古华……还有诸才女书：萧红、湛容、张洁……从西方到东方，从东方到西方，这天女散花的世界是多美丽啊！这一天一地的瓣瓣花朵，永世芬芳，永存永恒！仙姐永不安息！

2000年早春时候

苏格兰姑奶奶白霞



与白霞在一起

“在我胸中在我心底
活着我高原的玛丽。”

——彭斯(苏格兰)

白霞,原名 Patricia Wilson,白霞是其汉名,汉字难写,她用拼音 Bai Xia。她是英国人,更愿意自称苏格兰人。由她的英格兰朋友戴乃迭及其汉夫杨宪益介绍进入中国的外文局《外国文学》机构,并进入了不大不小的文艺圈子,包罗着黄宗英、赵丹、黄宗江、阮若珊、英若诚、于是之、白桦、邹霆……等等演员、作家或杂家。白霞此人此洋妞,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,或曰人缘,如古汉谚云:“爱屋及乌。”(《尚书大传·大战》)她能爱及朋友的朋友,朋友的爱好,朋友的乡土,朋友的国家,朋友的世界。她之所以能爱人并被爱,首在于她人快嘴快,最“直言无晦”,俗云“没遮拦”。

她应邀来华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真正的革命即改革开放初露端倪之际,中国人思想最活跃的时机。破破立立、开开闭闭、左左右右、百废待兴、争议甚炽。依白霞的性格也就不免活跃,乃至参与争议,常说些中国人还不便说,外国人更不便说的话。举一例,我们的朋友白桦的电影写“文革”苦难之



白霞与赵丹、作者

《苦恋》问世，一片喝彩；白霞却当白桦面说：“垃圾！”说他仿洋食洋不化；而当《苦恋》又遭苦批时，白霞又为之抱不平，说“文革”就是大苦大难，就该大写特写。Etc.

她的好友赵丹临危之际还在《人民日报》发了一篇“管的太具体，文艺没希望”。被人指为反动“遗言”。白霞挺身撰文为阿丹辩，文中向洋人介绍赵丹在中国影界有如加里古柏 Gary Cooper 在好莱坞。一位资深“中国通”的洋老头指着她的鼻子说：Girl——此处应译为丫头，你这是反动！

日常生活中，白霞遇事无不态度分明。和她常在一起的德国同事男友乌韦就比她圆通。一次乌韦对我说，在打电话遇到不礼貌的回声时，他就婉言说：“我是国际友人乌韦。”亮出字号，礼遇过关。白霞却杏



20 世纪 80 年
代与乌韦在一起

眼圆睁对乌韦和我说：“我是国际人！”好一个国际人，在她的心胸中“英特奈雄耐尔”是提前实现的。她是当然地拥护社会主义的，至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却难规范，马克思的？萧伯纳的？费边的？……似无须也无从深究了，或有如她崇敬的 18 世纪苏格兰诗人彭斯(Robert Burns)诗云：

“不管这么说，那么说，
这一天会来临，
那时节全世界人和人会成为兄弟。”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白霞的平民或贫民意识自有其文化素养。她每年都要费尽心力组织一次彭斯晚会，邀请中洋友人朗诵彭诗。一次她安排我和在华资深的英国友人，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大卫·柯鲁克 David Crook 对念了一首彭诗，并介绍说当年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壕中大卫曾颂此诗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
咱们人穷腰杆直！”

不管怎么说，白霞是和我们同在一战壕的。白霞是见过、经历过人穷的，腰杆乃直。她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到贫穷落后的西非工作了 8 年，才又到了方从“文革”苦难中苏醒的中国。她时常路见不平还要抱打。一次她和乌韦送给我一盒 Made in China(中国制造)的巧克力，那时正兴包装。我当面打开，只见一大半塞的是纸屑和塑料架子。乌韦叹道：“这是 Super-capitalism(超资本主义)！”白霞却说：“我要找领导！”她也真地常找领导，多也是无领无导了。乌韦和白霞的基本



白霞生日时，诸君子作画贺寿，左至右：黄永玉、黄宗江、伊文斯、佚名、赵丹、凌子风

思想是一致的。乌韦是在西德因参加学生运动可能被捕入狱，乃逃到社会主义中国。又逢“文革”也就磨掉了逃亡者那股锐气。当然，从性格上两人就有别。一日，白霞和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吵了起来，乌韦劝阻无效。司机给白霞来了一句：“拜拜吧，姑奶奶！您管的忒宽了！”白霞瞠目，问我说的这是什么。我答：“姑奶奶是嫁出去的姑娘，回家尊称姑奶奶，是家里最权威的发言人！”白霞倒得意了，说：“我应该告诉他，我就是苏格兰姑奶奶白霞！”

又一日，白霞和乌韦同车送我回家，见我住的是昔日大宅院今为大杂院，深感兴趣，乃开门见山：“你怎么不请我们进家？”我则关门见水：“我家连私人厕所都没有。”乌韦说：“下回我们在家（他们住友谊宾馆）